

世界禁书文库

SHIJIJINSHUBAIBU

# 世界禁书百部

裸者与死者  
(上)

远方出版社

世界禁书文库

裸者与死者

(上)

[美] 诺曼·梅勒 著  
林德遥 译

##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

眼，更让他感到心神不宁。山上怪石嵯峨，昏黑的天空里滚滚的云雾一浪接一浪地不断打去。再大的船撞上这样的礁岸，也难免要撞得粉身碎骨，顷刻沉没。

克洛夫特把望远镜还给了他，他塞进套子，说道：“走吧，我们还得把放哨的事安排一下，天马上就黑了。”

他们就转身悄悄下山了，回到部队所在的洼洼里。

\* \* \*

### 大家的话：

### 说轮休

那天晚上在洼洼里，大家都紧挨着睡。

布朗：我告诉你们，就在我们动身前我听到了一个小道新闻，说是回国轮休的名额下个星期就可以分下来，这一回直属连可以分到十个名额。

雷德：（鼻子里哼了一声）好啊，这一回他们的勤务兵一定全都滚蛋啦。

米尼塔：可你们说这混蛋不混蛋？我们出来执行任务的，有缺额不补；可家里那班臭当官的，勤务兵倒弄了十多个。

波兰克：让你当勤务兵难道你不愿意？

米尼塔：我才不干呢，我还有些自尊心。

布朗：倒不是跟你开玩笑，雷德，这一回恐怕就有你我的份儿。

雷德：上个月分到几个名额？

马丁内兹：一名，再前个月是两名。

雷德：好，就算一个连抽一名吧。我们直属连服役满十八

## 掠夺与死掠

个月的总共有一百人。布朗呀，不用犯愁，只要乖乖地等上一百个月，也总该等到啦。

米尼塔：哎，要什么鬼把戏。

布朗：你干嘛着急，米尼塔？我没胡说八道，你在海外的资格还嫩着哩，连皮肤都还没晒黑哩。米尼塔：你们都还走不了呢，我十八个月期满了也是白搭。就象等刑满释放似的，真要命！

布朗：（若有所思）你们知道，在这种时候往往也最容易“中彩”。记得工兵爆破排里的萧纳赛吧？轮到他回国休假了，命令也接到了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偏又派他去执行一次警戒巡逻，结果恰恰中了“彩”。

雷德：对，所以他们才挑中了他呀。我说老弟，别胡思乱想了，你是逃不出部队的，咱们谁也逃不了。

波兰克：你们怎么就这么不开窍，等我十八个月期满了，我自会有办法搞到轮休回国。只要去找曼泰利，或者去找那个丑大块头军士长，多拍拍他们的马屁，打扑克赢了钱的话，就塞上个二十镑、三十镑的，悄悄说一句：“喏，拿着，买支雪茄抽，这叫做轮休雪茄，明白吗？”这就是窍门啦。

布朗：说实话，雷德，波兰克这话也许还真有点道理呢，你还记得有一次他们挑中了山德斯吗，人真不是东西，简直没一点可以说声好的，就会缠着曼泰利献殷勤，去年就缠了他一年。

雷德：我倒要劝你，布朗，你可千万别这样。你把曼泰利拍上了，他真要喜欢了你，你就跑不了啦。

米尼塔：真是，这算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混帐军队就是这种作风，这一只手把东西给你，那一只手又把东西抢走了，一想

##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

就让人止不住的伤心。

波兰克：你这才算是开了聪明窍了。

布朗：（叹了口气）唉，想起来真是心烦意乱。（在毯子里翻了个身）明儿见吧。

雷德：（脸朝着天，久久地望着安谧的星空）谁想出来这个轮休的办法，哪里是要让人回国哟，这分明是弄些花招存心不让人回国。

米尼塔：说的是，明儿见吧。

（好几个人的声音）明儿见……明儿见。

（大家都在群山的怀抱里睡着了，沉寂的夜幕下只听见草木萧萧。）

### 四

这一夜，人家在洼地里睡得极不舒服。由于疲劳过度，大家都睡不好觉，裹着毯子抖个不停。轮到谁去放哨，谁就踉踉跄跄爬到山包顶上，隔着满山的野草，朝底下的山谷里瞭望。月光下什么都是银白色的，透着一股寒意，山峦也显得格外荒凉。睡在下面洼洼里的弟兄，仿佛都跟自己远隔千里。在这儿值班放哨谁都感到孤独——真是孤独得可怕，简直就象独自守着月球上的荒山死谷。四下里没有一点动静，可是也没有一点安宁。风吹得人禁不住一阵的怀念和忧愁。风过草动，翻起一道道光影闪闪、簌簌有声的波浪，时而前涌时而疾退。夜沉寂得可怕，可也充满了悬念。

天一亮，他们就折起毯子，打好背包，吃了一盒干粮。冷的罐头火腿蛋，结实的粗面粉饼干，慢慢儿嚼呀嚼的，却只觉得食之无味。昨天跋涉了一天，跑得肌肉都僵硬了，衣服上都还湿黏黏的留着隔宿的汗水。年纪大些的，但愿今天的太阳猛

## 生存与死者

些——他们觉得自己体内的火力已经不旺了。雷德的腰子又发疼了，罗思右肩膀的风湿痛也犯了，威尔逊吃了东西，小肚子一阵绞痛。他们全都郁郁不乐，意气消沉，对前面的路程连想也没敢去想……

克洛夫特和侯恩又到山包顶上去了，他们在那里研究今天上午的行军方案。雾气迷漫了清晨的山谷，山峰山口都看不分明。他们眯起了眼睛望着北方，打量着幡舞山脉。雾霭中那连绵的山岭有如天上的云层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到穴河山便陡然插天而起，形成了主峰，随即又颤巍巍地急转直下，形成了左边的山口，过了山口便又是高山峻岭拔地而起了。

“没说的，我看那个山口里准有日本兵把守。”这是克洛夫特的意见。

侯恩耸耸肩膀。“他们前边还对付不了呢，哪里顾得上这儿——这儿是敌后，离他们的阵地远着哪。”

雾气渐渐消散了，克洛夫特举起双筒望远镜，向远方仔细观察。“怕不见得吧，少尉。那个山口窄得很，只要守上一个排，八辈子也别想冲得过去。”他啐了一口唾沫。“当然咱们还是得去侦察一下。”阳光渐渐照出了山峦的轮廓。洼洼里和沟壑里的阴影也淡了许多。

“没别的办法了，”侯恩咕哝了一声。他早就觉察到克洛夫特跟自己彼此都颇有反感。“运气好些的话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抄到日军的阵地背后宿营，明天就可以在敌后展开侦察了。”

克洛夫特不大相信。他的本能，他的经验，都告诉他走这个山口非常危险，很可能是枉费心机，但是除此之外又找不到别的路。其实，翻穴河山过去倒是可以一试，可这个意见侯恩

##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

是决不会采纳的。他又啐了一口唾沫。“八成儿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”不过他心里却七上八下。对这座山峰愈是多看上两眼，内心就愈……

“出发吧，”侯恩说。

他们下了山顶，到洼洼里会合了部下，背上背包，继续行军。侯恩同布朗、克洛夫特三个人轮流带队，马丁内兹则担任警戒，在前路侦察，跟部队通常总保持着三、四十码的距离。隔夜的露水还湿，草地里滑溜溜的，下山时经常滑倒，逢到上坡却又累得人直喘粗气。不过侯恩现在的心情很好。昨天一天虽然走得够累的，可是如今早已又恢复了过来，他觉得体力倒是更充沛了，似乎身体里那些没用的东西都已在行军途中消耗干净。一清早醒来虽然肌肉发僵，肩膀酸痛，但是感到睡足歇够，神清气爽。今天走路也很有劲，感到似乎更耐得起劳累了。跨过第一道山梁顶时，他把背包往宽阔的双肩上托了托，仰起脸来让太阳照了一会儿。周围的气息好闻极了，野草散发出一股黎明的清香。“对啦，弟兄们，我们加紧点儿走吧。”他高兴，就对正从他面前走过的弟兄们喊了一声。他早已从队伍的头上退了下來，只见他时而跟这个一起，时而到那个旁边，为了跟他们并排走，一会儿紧行几步，一会儿又把步子放慢下来。

“怀曼，你今天怎么样啊？感觉好些吗？”

怀曼点点头。“好点了，长官。对不起，昨天我可真是连气都喘不过来了。”

“哎呀呀，昨天我们全都累得够受的。今天情况准能好些。”他拍了拍怀曼的肩膀，又退后几步，来到里奇斯的旁边。

“小伙子，走了太多路，是不？”

## 探者与死者

“是啊，少尉，反正走惯了。”里奇斯说着咧嘴一笑。

侯恩又和威尔逊并排走了一阵，跟他开了个玩笑。“小伙子，施肥还没施完吗？”

“还没呢。我那旋塞掉啦，所以现在弄得堵也堵不住了。”

侯恩拿胳膊肘往他腰眼里一捅。“回头休息的时候给你做个塞子。”

多么轻松，多么亲热！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用，但是经过这样一来，他心里就觉得非常愉快了。他不再批评这个、批评那个了，对于这趟侦察任务现在也不大担心了。今天或许就能顺利通过山口，那么到明天晚上，大家就可以收拾行装，准备动身回去了。过不了几天大功就可以告成，他们又可以返回驻地了。

他不禁想起了将军，心里顿时觉得又气又恨，突然又不希望侦察任务早早结束了。刚才的兴奋劲儿全都没了。他们侦察排不管立下多少功劳，到头来功劳还不都得归将军？

真是活见鬼！所以凡事不能追根，一追根就势必要堕入烦恼。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只管迈动两条腿，一刻也不能停。“对了，弟兄们，我们可不能停下，”他看到队伍正好在上一道斜坡，一个个打面前走过，便放轻了声音说道。“对，对，加紧点儿走。”

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他还有这个克洛夫特得对付。有了这个人，他就必须比以前更小心，更懂事了，得在几天之内就把克洛夫特长年累月积下的教训都学到手。他现在发号施令，非得用最精密的天平先衡量一下不可。他的命令，克洛夫特简直可以说想要推翻就能推翻。看他昨天晚上在山包顶上的那副神气……其实克洛夫特的指挥方法根本就不对头，只能引起大



家的畏惧。

他还是—路行军，—路继续跟部下闲聊，可是太阳愈来愈猛了，大家都又走累了，心里都有点恼火。他自己的态度，也不如先前那么自然了。

“怎么样啦，波兰克？”

“够呛。”波兰克只管闷声不响往前走。

他们存在着明显的反抗情绪。态度都很谨慎，或许还有些猜疑。他是个当官的，他们在本能上自然不免对他有所警惕。不过，他觉得情况决不是这样简单。克洛夫特带领他们有很长时间了，这个排也已经完全在克洛夫特的掌握之中，要说这支队伍现在已经不是克洛夫特在当家，他们实在不太适应。他们不敢跟他搭腔，正是怕克洛夫特将来一旦重新掌了权，会记着这笔帐。所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让他们明白，他带这个排是永远带定了。不过那得花些时间。假如他在派来执行这趟任务之前，能先跟他们一起在驻地住上一个星期，有什么规模不大的侦察任务先搞几次，那就好了。想到这里，侯恩又耸了耸肩膀，还用手擦了擦前额上的汗水——太阳又早已是火辣辣的了。

愈往前走，山势也愈高。队伍慢慢地往上爬，跟茂密的野草足足周旋了一个上午，费劲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山谷，好不容易过了一道又一道山坡。他们又感到筋疲力尽了，连喘气都困难，日晒再加上劳累，面孔都涨得通红。现在没有人说话了，大家都气鼓鼓的，一个跟着一个往前走。

猛然满天乌云掩住了太阳，下起雨来了。起初他们觉得下雨倒也不错，因为雨水凉快，草上还拂过了一阵清风。可是过不多久地下就变成烂糊糊的了，鞋上都沾满了污泥。渐渐的，

## 荣誉与死

全身都湿透了。他们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，倒提着枪支，免得枪口淋雨——列士兵，看去倒象一行枯萎的花朵。里里外外，没有一点儿劲头。

不知不觉间地貌已经起了变化，地面上岩石多起来了。这里的山也更陡峭了，有几座山上还长满了齐腰高的小树，矮矮的一丛丛，尽是阔叶植物。这是从丛林里出来第一次过树林。雨停了，骄阳又施威了，热辣辣的晒着人的头顶。原来已是中午时分了。队伍就在一个小林子里停了下来，大家解下背包，又吃了一顿干粮。威尔逊皱起了眉头，拿着饼干摆弄，他就只吃了一块干奶酪。“我听说吃干奶酪可以止泻，”他对雷德说。

“嘿，反正吃了总有点好处吧。”

威尔逊一听笑了，不过他心里还是乱糟糟的。腹泻的老毛病折磨了他一上午，腰背和小肚子痛个没完。他弄不明白，为什么他的身子偏偏就这样不争气。他一向自夸，凡是人家能做到的，他也准能做到，而现在他却只好拖拖拉拉地落在队列的后面，遇到小小的山冈，也得死命拉着白茅草，拚足了劲才爬得上去。一阵剧痛发作时，他捧着肚子就直不起腰来，浑身汗流如雨，再加那个背包，活脱脱象一大块水泥，把他的肩膀都快压烂了。

威尔逊叹了口气。“雷德啊，没什么说的，我肚子里准是出了大毛病了。医生不是说过我得动手术吗，等我回去以后，我就去开刀。不挨这一刀我就成了废料一块啦。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说实话，雷德，我真是拖了部队的后腿。”

雷德哈哈大笑。“你当我们就那么心急吗？”

“这我知道，但我老为这个事犯愁。万一咱们通过山口的

##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

时候遇上点什么，那可怎么得了！哎呀，我现在老是觉得内急，屁股眼儿里从来没有个安生时候。”

雷德笑了。“哎，别害怕，伙计。”威尔逊的麻烦事，他可不想沾边。我能有啥办法呢——他心里想。他们就慢慢地继续吃他们的干粮。

不一会儿侯恩又下令出发了，于是队伍出了小林子，又冒着烈日前进了。雨虽然停了，但山路泥泞，水气徐徐蒸腾而起。他们走得腰也弯了、背也拱了，可是面前那绵延不断的丘陵总是望不到头。队伍拉了近一百码长，缓缓地在草莽中穿过，每个人都想自己的心事，不是这里痛，就是那里肿。他们的脚都发了红，两腿都软得直打颤。晌午的热浪烤得四外的冈峦眩人眼目，到处笼罩着一片催人欲睡的无边的沉寂。沉寂中隐隐一派嗡嗡的虫鸣，老是一个调子，但并不令人厌烦。在虫声的感应下，克洛夫特、里奇斯，以至威尔逊，眼前都浮现起一幅幅炎夏的农田景象，地里是那么恬静、那么丰饶，画面虽不太分明，却暖人心怀，只是偶尔飞起一只蝴蝶，用薄纱的翅膀给这境界添些异样。他们在记忆中信步所之，悠闲自得，仿佛漫步在乡间的大道上，重又见到了那连绵起伏的肥沃的田野，尽管脚下雨后的丛莽实际上冒起的是一股潮湿的霉味。他们却闻到了昔日的耕地和马汗的芳香。

阳光，挟着热气，无处不在，晒得人迷迷糊糊的。

他们这一程差不多尽是走的上坡路，一气走了个把钟头，才在一道山涧旁停下来，把水壶灌满。歇息了十五分钟，又继续往前走。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了十来遍，海上浪花打湿过，涉水过河溅湿过，晚上席地而睡沾湿过，而且不停的出汗。每次晒干以后就留下一层污斑。衬衫上都是一道道白花花的盐

## 跋涉与死伤

霜，胳肢窝里，束皮带的地方，泡得布都快烂了。他们有擦破的，有起泡的，有晒伤的，有的人脚都肿了，早已一步一瘸，可是身上晒得火热滚烫，人都走得昏昏沉沉，这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，实在都顾不上理会了。那疲劳才真叫他们受不了，他们体内仅存的一点气力早已挤完，木僵僵的肌肉早已榨瘪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饱尝了死挨活撑的苦楚，硬是拖着早已拖不动的两条腿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头，到现在精疲力竭的身子已经僵直麻木了。痴痴呆呆，恍恍惚惚，只知一个劲儿往前走，也根本不管去哪儿，一路里走得歪东倒西，踉踉跄跄。背包沉得要命，不过这背包他们已看作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，只当是背上长了块大石头。

矮树乱丛愈来愈高，快要齐他们的胸口了。地下的荆棘老是要钩住枪支，挂住衣服。他们磕磕绊绊地只顾往前走，一脚一脚地在树丛中闯过去，只在荆棘挂住衣服时，才停下来，把刺儿解开了，再重新往前闯。大家的心里，就只有面前的那百来尺地；虽然在爬山，却几乎从来也不抬头瞧一瞧山顶。

下午，天色还早，他们来到了几块大岩石下，就在石影里作一次较长的休息。蟋蟀在烦躁地叫，倦怠的虫儿还在不停的飞，伴随着时光缓缓流逝。这些累得都快没命的士兵，不觉就睡着了。侯恩心里也真不愿意再动弹，但已经休息的太久了。他就慢慢爬起身来，背好了背包，大声喊道：“好啦，弟兄们，该起啦。”没有反应，这一下他大为恼火了。换了克洛夫特的话，他们听得才快呢。“好啦，弟兄们，我们走吧。老是休息下去，那怎么行呢。”他的口气严峻，完全是公事公办的味道，那些当兵的都老大不高兴的，缓慢的爬出草丛。他听见他们嘴里叽叽咕咕，感觉到那里边分明有一股气鼓鼓憋着火的反抗情

绪。

他真没有想到自己的脾气这么大。“少发牢骚，快点走路！”自己竟然尖着嗓子这么嚷了一声。这帮家伙，真叫人腻味透了！——心里还突然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。

“这王八蛋！”有个士兵咕哝了一声。

他听了浑身一震，怒火盲冒。不过，他到底还是忍住了。他们的这些态度，其实也很可以理解。走得累死累活的，总得找上个人出出这口怨气，他做好也罢做歹也罢，反正早晚难免要招他们的恨。去跟他们亲近亲近吧，反而倒把他们弄糊涂了，惹火了。换了克洛夫特的话，他们一定就乖乖地服从了，因为克洛夫特愿意被他们恨，也有意要引他们恨，更不怕被他们恨，可是反过来就非要他们服从不可。想到这里，他心里觉得灰溜溜的。“路还很长呢，”他说这句话时口气就缓和了些。

他们又踏上了艰苦的征途。现在离穴河山已经近得多了。每过一道山梁顶，总能远远望见山口两侧倚天削立的绝壁，半山里林木森然，树都可以一棵一棵辨得出来。这里的地貌，以至空气，全然不同了。气温没有那么高了，可是空气也明显稀薄了，胸口都隐隐有些不舒服的感觉。

三点钟，到了山口前。克洛夫特爬到最末一座山包的顶上，蹲下身子贴在矮树后面观察前方的地形。山包下是条山沟，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长，前面就挡着连绵的山岭，四面都是小山包，把这满山沟的茂密野草围得宛如一座小岛。山沟对面就是山口，两侧陡直的百丈危崖，中间一条山石嶙峋的迂回夹道，盘盘曲曲地穿过这幡舞山脉。夹道底部被团团簇簇的林木枝叶遮得一点也看不见，要埋伏的话那里尽可以埋伏许多人马。

## 探奇与死奇

山口的入口处有那么几个小丘，他始终看着那儿，把小丘脚下的那一圈浓密的树林子仔细察看了一番。山口终于到了，他内心暗暗感到得意。嘿，路走了真不少呢——他心想。周围沉静极了，在寂静中他听得见大山那边有隆隆的炮声隐隐传来，说明战斗有时还挺激烈。

马丁内兹早已来到他的身边。他就悄声对马丁内兹说：“好吧，‘日本鬼子’，我们就贴着山包，绕山沟边上过去。要防备山口里边有埋伏，我们要是穿平地过去，万一有埋伏的话就会叫他们发现。”马丁内兹点点头，一弯腰冲过了山顶，随即向右一拐，从山沟旁绕过去。克洛夫特把手一挥，示意队伍跟上，自己也下山去了。

他们挨着那高高的野草走，行走缓慢。马丁内兹每走上三十码就要停一停，总要等上半晌再走。大家见他这样小心翼翼，也受到了几分感染。尽管一令未发，却个个都提高了警惕。大家都忘记了疲劳，打起了精神，麻木了的知觉又灵敏了，连手脚都比以前听使唤了，要细手轻脚也能办到了。脚踩下去都留了神，每走一步都要把腿高高抬起，稳稳放下，免得出声。他们对山沟里那片沉寂的气氛都挺敏感，一有突然的风吹草动就胆战心惊，草虫唧唧一叫都会吓得他们站住。心里愈来愈紧张了。他们估计可能会遇到情况，所以个个嘴唇干燥，心都快跳到喉咙口了。

从克洛夫特观察山沟地形处到山口入口处，相距不过两三百码，可是马丁内兹走的这条路线却足有半英里以上。他们为绕这个圈子费了好大工夫，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这就使他们的警惕性渐渐松懈了。在队伍后尾的，往往一等就要好几分钟，可是再一起步就得来个小跑步才能跟上。这实在不好受，而且

##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

又累人，弄得他们都很恼火。疲劳的感觉又来了，腰背，还有腿弯里那两条早已使不出劲的筋儿，只觉得一阵阵酸痛。他们得常背着沉重的背包，半蜷着身子站在那里，等待前进的信号。汗水流进了眼里，眼里又涌出了泪水。他们对这股紧张劲儿都厌烦了，脾气也越来越坏了。有些人就口出怨言了，有一次等候的时间长了些，威尔逊就索性蹲下来管他拉屎了。屎没拉完，前边却动了，这一来队伍就乱了套。后边的人赶紧悄悄往前传话，让前边的人停一停，于是前后跑动，相互传话，乱了总有一两分钟。威尔逊完事以后，队伍重又继续前进，可纪律却就此破坏了。虽然谁也没有放声说话，但是这么多人大家都噉噉喳喳，而且脚下又都放松了注意，两下凑在一起，声音尽管不大，但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。克洛夫特不时一抬手，要大家别作声，可也收效不大。

他们到了穴河山山麓的峭壁下，又重新向左一拐弯，不断利用岩石作为掩护，快步向山口赶去。可是到了一处，前面没有可掩护的东西了，横在面前的是一片空旷的开阔地，原来大山沟里还有这么一个百来码长的小山坳，一直伸展到山口的第一道坎子前。这就没有法子，只能直穿过去了。侯恩和克洛夫特就在一堵石梁背后一坐，商量对策。

“我们得两个班分开行动，少尉，一个班上去，一个班掩护。”

“这办法好，”侯恩点点头说。说来也真希奇，这会儿坐在岩石上，热辣辣的太阳晒在身上倒又怪惬意的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。“就这样办吧。等一个班到了山口，另一个班再跟上。”

“行。”克洛夫特摸了摸下巴，仔细打量侯恩。“我就带一个班上去，这样可以吗，少尉？”

## 激战与死战

那可不行！在这种节骨眼儿上，可不能由着他。“还是我带一个班上去，上士。你掩护我。”

“这……好吧，少尉。”他顿了一下。“那你最好带马丁内兹的那个班。老兵大半都在那个班里。”

侯恩点点头。看到克洛夫特的脸上似乎掠过了一丝诧异和失望的神色，他不由得心里得意。可又马上生了自己的气，自己也愈来愈孩子气了。

他对马丁内兹打了个手势，伸起一个指头，表示要一班上来。不一会儿，一班的人马全都集合好了。侯恩觉得喉咙口似乎抽紧了，一开口，嗓子都沙哑了，说话象打耳膈。“我们现在要进那个小树林里去，由二班掩护我们。大家要注意警惕，大家都明白吧。”他抓了抓脖子，觉得好象有件事还忘了交代。“注意保持间隔，不能小于五码。”士兵们也有点点头表示明白的。

侯恩就站起身来，爬过石梁，迈步穿过开阔地，直奔那密密层层遮满了林木枝叶的山口入口处。他听得见背后，左右，都是部下的脚步声。他不由的双手攥紧了枪身，把端起的枪紧贴着腰。这块开阔地有百来码长，三十来码宽，一边靠着悬崖，一边同野草茂密的山沟相连。地势一直向下倾斜下去，地下都是些零零散散的小岩块。太阳挺猛，石头和枪管都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又来了，这无比的沉寂——还弥漫着浓浓的倦怠的气息。

那又肿又疼的拇趾头走一步要受多少累，侯恩是感觉到的，不过这种感觉却似乎遥远得很。他也模模糊糊意识到把在枪上的双手是滑溜溜的。虽然心里紧张不安但并没表现出来，可是一旦冷不丁有什么声响——比如有人踢着了一块石子，或



##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

是脚在地上擦——那马上就会爆发。他咽了一口唾沫，回转头去瞧了瞧班里的弟兄。他觉得自己真难得有这样耳灵眼尖的时候。心底里暗暗有一种喜悦、兴奋的心情，不过他抑制住了。

小林子里一簇枝叶似乎一动。他猛地收住脚步，隔着这剩下的五十码地细细打量。没有什么异样，于是他又向前一挥手，队伍便又继续前进。

别——哨鸣——！

子弹打在一块岩石上，蹦起来带着呼啸飞远了。事情来得真是突然，也真令人心惊：林子里面刚打完这一枪，开阔地上的这支队伍立刻给压了下去，有如狂风过处，草原上的大麦草便一齐倒伏。侯恩在一块岩石背后趴下了，他回头看了看，只见部下都在地下乱爬，寻找掩护，一边爬一边骂，还互相嚷嚷。步枪还在那里不断地射击，火力很猛，声响也愈来愈大，听去就象森林起了大火，烤得树木纷纷干焦爆裂。子弹在飞虫低沉的嗡嗡声中嗖嗖地飞过，要不就擦过岩块，尖啸一声划过空中——那是铁弹碰得身崩骨裂的惨叫。别——哨鸣——！别——哨鸣——！提——哨喻——！在开阔地方的士兵只能躲在岩石后面，浑身打颤，束手无策，连头也不敢抬一下。部署在石梁后边担任掩护的克洛夫特那一个班，开始犹豫了一会儿，这时可早已向开阔地那一头的小林子里开了火。枪声经崖壁一反射，又弹回到山沟里，在山沟里乱撞一通，激起一连串重重叠叠的回声，有如小河水一环串一环的波纹。这激荡的声浪劈头盖脑压来，几乎要震破耳膜。

侯恩趴在岩块背后，手脚一阵阵抽搐，汗水都淌进了眼里。面前这块岩石是花岗岩的纹理结构，他一个劲儿地瞅着、